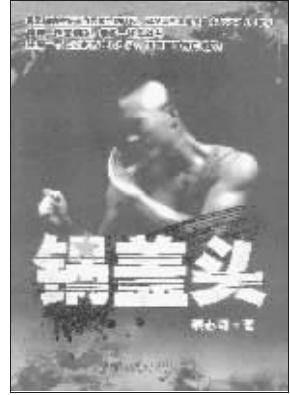


# 我跳伞出事住院了,莫小洛居然来看我



军旅文学

## 李大队长创造的跳伞传奇

那年夏天很快过去了,接着是冬天,我们天天都在训练。没有什么可写的,值得高兴的是部队终于加工资了,我拿到了1600多元钱。我一下子给家里寄回去了1500元钱。我每个月只留100元钱。对我来说,这已经够了。吃的穿的都是部队的,我也就抽烟花点钱,实际上烟也很少抽的,你的烟瘾再大,一开始训练,就什么都忘了。

春天来了,我终于成了一个逃兵。

部队开始了跳伞训练。跳伞是特种兵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也是一个险难科目,特别是直升机跳伞,在舱外有一个涡流区,跳伞时必须延迟开伞时间。上级规定像李大队长这样的年龄和级别的领导可以不跳。四十来岁的人了,胳膊、腿都硬了,弄不好会骨折的。大队也一直严格执行这项规定。

但每年李大队长都要和我们一起跳伞。

这很让我们政委头疼,他实际上是一个好人,当李大队长还是副大队长时,他就是政委了,但他一直都很尊重李大队长的决定。这非常难得。很多部队的军政主官的关系是很难搞的。政委一直都不想让我们李大队长跳伞。据说有次在训练跳伞时,集团军一位首长来了,问李大队长在哪里。政委就仰头指了指天空中盛开的伞花,说:“他在天上!”集团军首长生气了,说:“政委,你这家是怎么当的?连他都管不住?所以,每次跳伞训练时,政委都死死地盯着李大队长,不让他跳。

李大队长大大咧咧地说:

“政委,你放心,我是侦察兵出身的,跳过多少年了,会出什么事啊……”

政委打断了他的话:“不行,你好好地地面上呆着!”

李大队长嘴上答应着,趁政委不备,背上伞包混到了跳伞的战士中。政委发现了,飞机已经跑上天了,他急忙赶到指挥塔台上让李大队长下来。李大队长有点嬉皮笑脸地说:我现在已经在天上了,想下来也只能跳下来了。政委没办法了,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李大队长从飞机上跳下来了。

政委后来只好不管他了。

我们这些红军团来的侦察兵们,都没搞过跳伞,刚开始时很紧张,总是胡思乱想,伞要是打不开怎么办?要是被飞机的涡流区卷进去了怎么办?我们坐在飞机上,紧紧地抱着伞包,个个把脸绷得紧紧的,都不说话,我手心里全是汗。从飞机上往下一跃,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经到地上了。我跌坐在青草地上,大地的泥土的味道让我深深地陶醉。我们都有点不敢相信,我就这么跳下来了?但那也只是一会工夫,我们很快就兴奋地跳了起来,嗷嗷叫着抱在一起欢呼。我听说有些老兵跳“油”了,还会在空中玩些花样,做些小动作。但对像我们这样的大多数新手来说,说不怕那是假的,但跳过几次以后,就觉得没什么了,看着大地在脚下旋转,越来越近,那种眩晕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我甚至深深地喜欢上跳伞了。

## 我住院后,莫小洛突然来看我了

许多事情往往让你意想不到突然就出来了,我最后那次跳

伞时就出事了。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伞也打开了,我在空中时甚至还冲着越来越近的大地做了个鬼脸,但在双脚落地时没搞好,被降落伞拽着踉跄几步,碰到一块大石头上,小腿骨咔嚓一下,我立刻觉得一阵刺痛,眼泪就掉出来了,腿好像断了,一下子栽倒在地上。我艰难地坐起来,抱起腿一看,小腿一片乌青,立马肿起来了。那是真疼,龇牙咧嘴,额头上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汗水。

送到江城的部队医院一拍片子,小腿骨骨折,必须住院治疗。我在那家医院整整呆了两个多月。好在特种大队的训练科目我都已经搞过一遍了,就是出院了,估计也不会在训练中拖兄弟们的后腿。这样一想,心里好受多了,每天就是看看书或者看看电视,有时也能下地走走,但每次我都用拐杖,不让那条腿下地,我想让它快点好。

我做梦也没想到莫小洛会突然跑来看我。那天上午我正在看书时,病房的门被打开了,一束阳光照了进来,我把手放在额前,眯着眼睛,看见一个女孩子站在门边,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一下子就认出她来了,她是莫小洛。

我忙招呼莫小洛坐下,她还提了一兜苹果。她去洗了洗,还要帮我削皮。我忙说:“我是腿断了,不是手断了,还是我来削吧。”她笑笑地把我的手推了回去:“你别动,你是病人。”再争下去就没意思了,让别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俩在拉拉扯扯呢,我只好不动了。

她坐在床边,就像我的妹妹,脸微微地有点红,眼睛一眨,长长的睫毛颤动着,就像里面藏着一个梦。我有点不安地问她:“你怎么来了?”

我想她会说,她是到江城来办事,顺便来看看我。谁知她很认真地说:那次我奶奶摔伤时,你照顾得不错,还经常来看她,你现在住院了,我来看看你,也是很应该的呀。

我有点不安,好在她很快岔开了,问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说没事了。我想了想,问她奶奶的身体怎么样了。她脸上露出了笑容,说现在好多了,能拄个拐杖下地走动了。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她要真的瘫痪在床上,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她嘻嘻地笑了,很开心地说:“前几天,你们连的那个老李,偷偷摸摸地买了一大堆水果去看我奶奶,我奶奶问他的,他还以为是我奶奶怪你没来,就急忙把你的情况都给我们说了。我这才知道你原来也住院了。我奶奶让我来看你的,她一直说你人不错呢。”

我的眼睛有些潮湿,喃喃地说:“你奶奶真好,我们对不起她。”

她很轻松地笑了:“你不要这样说了,都快过去一年了,你们部队还给了几万块钱,我们一家人也很过意不去。你们部队里的人真好。”

我看了看她,她说得很认真,一点都不像是装的。这真是个好女孩,我们特种大队的那个班长曾经伤害过她,但她并不恨我们部队,这样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心计,相反很善良,也很宽容、大度,在她面前,你有时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 我有点爱上莫小洛了

她眨着眼睛,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很好奇地问我:“老李原来都有孩子了,我还以为他

没结婚呢。他是一个士兵,还能结婚啊?”

我急忙告诉她,老李是第三期士官,是可以结婚的。事实上,只要是第二期士官,都可以结婚,我也可以结婚。

我那天说完这话以后,又很混账地加上了一句:“当然,我们部队严禁士兵在驻地谈恋爱,更不能结婚的。”说完以后我就后悔了,我这好像是要拒绝人家一样,或者要申明自己的立场一样,实际上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还不一定呢。再说,这也是她的一块伤疤。

她听了我的话,果然有些不自然了,低下了头,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咬着嘴唇不吭声了。我有些慌了,害怕因为这句话而伤害了她,我忙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她猛地抬起了头,直直地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你不用解释了,那事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真的,我从来都不去想它了。”

我们都不吭声了,病房里很静,空气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不安。我们突然又开始拼命地说话,那些无关紧要的往事从我们的嘴里流淌出来,在病房里像胶水一样蔓延,爬到墙上,挂到天花板上,裹着了我们的身子,我们像穿着厚厚的铠甲,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

那天她一直呆到下午才走。我要起来送她,她坚决不让,让我好好养伤。她出去了,我趴在窗前,看着她穿着洁白的连衣裙走在医院的大院里,她的秀发飘飘,像一面旗帜。她快出医院大门了,突然扭过了头,向这边张望着。我这时应该扬起手,主动给她打个招呼,但鬼使神差,我慌慌地缩下脑袋,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上期回顾]

那天夜晚,我和老李把一个经常来部队捡垃圾的老太太吓得摔倒了。骨折的老太太碰巧是莫小洛的奶奶,我们很快就把她送到了医院。幸运的是,老太太很通情达理,并没有无理取闹。连长命令我留在医院照顾老太太,同时,他严厉地命令我不许和莫小洛勾勾搭搭。

# 刘林当妈了,孩子是陆西若带来的

情感天空

## 刘林当妈了

陆西若后来从金谷那里得知,其实刘林让他和杨杨做了婚前财产公证,这是刘林能够做到的有效保护他的事情。经过这一件事情后,陆西若对刘林的信任度大大提升。这一点玉敏也察觉到了,她很高兴自己的未婚夫和好友之间的关系得到如此显著的改善。后来受刘风所托,两人常去看杨杨。杨杨大部分活动时间都是在刘林家里,苏月也是一样。金谷就更不用说了,多半时间在刘林家蹭饭。

刘林房子小,他俩一去,常常挤得满屋子都是人。刘林特烦他们,每次开门,一见是他俩,就对母亲道:“妈,又来了俩蹭饭的,多加两个菜啊。”

陆西若和刘林自己不觉得彼此之间已经相当融洽,但这种事情往往是旁观者清,甚至到后来玉敏若有什么事找陆西若商量,也都是要先找刘林。

苏月对这种事最为敏感。她认定不是刘林对陆西若动了心,就是陆西若对刘林动了心。总之有一个人动心了,或者两个人都动心了。刘林否认数次无效后也就懒得去否认了,反正她对陆西若是不可能动心的。而陆西若要对自己动心,好像也不是件太容易的事。不说别的,仅自己的年龄就令他难以消化。

陆西若失踪了,玉敏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一星期后,陆西若出现。但他的性情变得特别暴躁,逮到谁都是顿骂,不管人有错无错。办公室已经人心惶惶。刘林也被他骂了。

骂完她后,陆西若焦躁地走来走去。刘林看着他,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觉得他其实很可怜,守着一堆钱,可是得

不到一份真爱。她原来还以为玉敏是倾心爱他的,还因为他的行为而替玉敏不值,但无意中得知玉敏也只是为了她这么多年的付出想从他这里得到应有的回报。

陆西若忽然站到她面前,死死地盯着她,问:“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你在可怜我?”刘林收回自己的目光,问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陆西若很是恼火,嚷道:“关你什么事!”

陆西若抽烟,动作狠狠的。刘林打算悄悄退出去,陆西若却又叫住她,道:“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他在说这句话时,整个人看起来如此柔弱。

陆西若要刘林帮他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准确地说,是做婴儿的母亲。婴儿的亲生母亲在怀他的时候患上了白血病,为了将他保住,母亲选择放弃治疗,在产下他当天便撒手人寰了。

刘林一口应承。这件事别说陆西若托她帮忙,即便他不要求,只要她遇上了这事,一定会施以援手。对小孩,她总是无法抗拒,更何况这小家伙的母亲是那样伟大。

小孩抱回来,母亲是有抱怨的,她觉得刘林因为年纪的缘故,找对象已经很难,现在抱着个孩子,就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女大不由娘,女儿这一辈子最令她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万事都自己去拿主意,从来不征求她的意见,不理会她的感受。生个女儿太强了,也不是一件好事,自己所操的心反而更多。

因为应承了陆西若,刘林对众人只讲小孩是自己一个朋友的,绝口不提陆西若。她也从不去问陆西若为什么要选中自

己来抚养小孩,陆西若也一直未讲明。他只是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她的感激,也给了她相应的报酬。刘林其实很想知道这原因,但如果对方不愿意讲,说明他有苦衷,刘林断不会相逼的,这是她做人的原则。

值得欣慰的是,小孩很好带,整天睡觉,睡够了就睁大眼睛瞅人,只有饿的时候才会哭几声。刘林给他取名刘亮,希望他将来的人生明亮而阳光,他也给她们这几个女人带来了很多快乐。就连一向讨厌小孩的苏月也学会了冲奶和换尿片。

## 孩子是陆西若的吗

金谷想要买车,方便接送杨杨上下班和去医院检查。金谷算了一下自己的私款,不到一万,还是因为发了当月的薪水,所以才有这个数目。找同事朋友凑了两万,被他们一个个嘲笑得体无完肤,他有钱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他的钱被陆西若控制着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众人自然不肯放过这机会。新车是不敢想了,只有再去看二手车,看中了一辆,要价五万。还差两万,金谷考虑了许久,实在无法可想,才一咬牙下定决心去找刘林。

刘林气得骂他:“你有病还是怎么的?你要承认是自己想要买,我立马把钱借给你。你干吗非得把杨杨扯进去?弄得在陆西若眼里,我和杨杨成天就只在算计着你的钱。”

金谷依旧坚持道:“我买车就是为了送大嫂上班。”

刘林没脾气了,看了他半晌,道:“借钱可以,但要先讲明白,给我几分利,多久还我,白纸黑字写清楚。”

金谷道:“成。”讲好三分利,以自己的薪水分期偿还,半年内还清,如有超时,无二话,加息。

签协议时,金谷掏出钱包取身份证。刘林瞄到里面夹了一张漂亮女子的照片,忍不住好奇,多嘴问了一句:“这是你女朋友?”

金谷反问:“谁?”

刘林道:“你钱包里的那个。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都没听你提起这事啊。”

金谷取出照片,道:“你说她啊?她不是我女朋友,是梦清姐,表哥的初恋情人。”

刘林白了他一眼:“你暗恋她啊?人家的女朋友,你把照片夹在钱包里干什么?”

金谷很认真地道:“我以前是暗恋梦清姐,她既漂亮又温柔,表哥也很爱她,可惜她不爱表哥。我妈说表哥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梦清姐。”

刘林愣住了,心想陆西若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得不到任何一个女人的心呢?从前的梦清是这样,玉敏现在又是这样。

金谷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突然住嘴,着急地道:“刘林姐,这事你可别让任何人知道,表哥要知道我多嘴,直接就会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大嫂生孩子那会儿还得花一大笔钱呢。”

刘林想了想,问:“那个梦清,是不是因为陆西若的钱才和他在一起?”

金谷惊道:“你怎么知道?”话一出口立即懊恼不已。

刘林道:“这有什么难得的,你表哥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任何女人都高度戒备。要是没受过创伤,好好的一个人能这样吗?”

金谷讪笑。

刘林又问:“那个梦清,现在怎么样?陆西若对她的惩罚是不是很残酷?”她是在担心玉敏,怕东窗事发时,陆西若会用同样残酷的手段待她。

金谷又忘了防备,道:“没有,表哥没有惩罚她,知道她需要一大笔钱,就给了她一百万。前一阵子听我妈说,表哥其实一直都在留心梦清姐的行踪,梦清姐患白血病的时候都是表哥去照顾她的,还处理了她的后事,就是他失踪的那段时间。

听说梦清姐还生了一个孩子,不过不知道送哪儿去了,表哥没有给领回来。他可能真的还恨梦清姐。”

刘林疑惑,她一直就感觉陆西若与小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陆西若对小亮的感情很复杂,似乎爱恨交加。照金谷这么说来,陆西若在处理梦清的后事后带回的小亮是梦清的孩子无疑,只是,他的父亲会是陆西若吗?

刘林手指扳着玻璃,若有所思。陆西若,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与他相处一年多,可是今天才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原来只是冰山一角。又猛然心惊,自己怎么就对他感兴趣了?这清晰的认识令刘林甚是沮丧,就好像自己真的已经爱上了陆西若一般。

金谷把协议书递过来:“刘林姐,我签好了,该你了。”

刘林努力眨了眨眼,把自己乱糟糟的思绪调整过来,问:“金谷,你觉得我有可能爱陆西若吗?”金谷想也不想,肯定地说:“不可能!你压根就不待见我表哥那样的。”

刘林放下心来,笑道:“还是旁观者清。”

[上期回顾]

杨杨离婚后什么也没得到,财产都被陈树风的初恋茵子拿走了。杨杨只好先住刘林那里,然后又搬到刘林的邻居苏月家住。没多久,杨杨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已经三个月,杨杨决定生下来。可是因为茵子也怀孕了,杨杨的孩子就可能是非法的,刘林决定给杨杨找个人结婚,最后找到了金谷。陆西若知道后又跟刘林吵了一架。